

一座城的红色记忆(组诗)

□北琪

乌兰夫办公旧址
兴安北路 那座人字架起脊的平房 古筒瓦还在诉说厚重的故事 锄头 套马杆 托起红五星 在草原深处 书写出 崭新的天地
黎明前 ,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百灵庙出发 跋山涉水 奔向 灯塔 延安 英勇地前行
一粒沙 呼唤千万粒沙 就会聚集一座沙丘 一棵草牵手一片草原 ,每一棵草 都会站得正直挺拔
阳光正好 ,任何一株草 ,都没有理由 拒绝春天
五一会址
五月 ,每一块青砖 都透出红色的气息 392颗心脏 投身火焰 齐声跳动
格桑花凋零后重生 所有的草 重新出发 太阳升起 ,让所有的修饰 显得渺小
一匹骏马在晨曦中奔向远方 它的蹄下 ,有风长出 在草原的扉页上 ,写下 民族团结的篇章
一种信念 ,高于山峰 便有了滚烫的温度
红城往事
一粒火种 ,撒在了 红城的土地上 升起暖暖的炊烟 乌兰毛都的草 ,每一棵 都在欢呼
这片土地 生长绿色 放牧牛羊 走过太长的夜路 ,也生长 红色的火焰
红嘴鸥湿润的叫声 ,叫醒 敖嫩湖的冰冻 五一路上 ,手捧书本的少年 路过一株紫丁香
呼伦贝尔抗联英雄园
□景绍德
松涛阵阵 万古长青的阳光 倾泻在东山之上 沿着光的指引 ,又一次走向你。哦！ 将军 ,我手捧菊花 ,带着一颗不敢忘却的心 走向你。犹如我的先人 ,在凛冽的寒夜里 穿过兴安密林 带来了粮食、猪肉 ,十万火急的情报
将军 战马嘶鸣 抗日烽火勇士手中的大刀、长矛 指向苍穹。春风呼啸着 犹如 露雪之歌 在呼伦贝尔再次气势如虹。将军 ,你可看见 一簇簇杜鹃 正为盛世绽放 将军 ,你可听见 ,唱响的时代之歌 ,源自人 们幸福的心海
我看见了 ,在呼伦贝尔东北抗联纪念馆中 那些为了黎明而战的英雄 ,头顶人间最美的阳光 誓死不屈。有信仰的人 ,即便身处绝境 也会为人民而逢生。
为人民舍身取义的人必将名昭日月 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必将千古流芳
走过英雄亭、民族亭、缅怀亭、报国亭、精忠 亭、勿忘亭 我记住冯治纲、高禹民、裴海峰 一个个铁打的名字 ,在东北大地之上 ,滚烫 而炽热 我记住了爱 ,义无反顾 ,在所不辞
松涛阵阵。万古长青的阳光 ,照耀着高高的纪念碑 也照耀着纪念碑下那个手捧菊花的孩子 将军 ,你可看见 党的恩泽 浩荡在千家万户
将军 ,我放下手中菊花 放下眼角的潮湿 ,放下良久的沉默 放下丝丝缕缕的风声 将军 ,我的手 ,捧满了金灿灿的阳光
仰望靛蓝色的天空。万马奔腾的琴声 歌颂着盛世。将军 ,曾经的水深火热 换来今天的壮丽河山。我这受益于时代的人 正把幸福的词藻慢慢珍藏

□池小花

逝去的岁月 ,停留在老树的 枯枝间 ,停留在磨损的石阶上。 走过弯弯曲曲的山路 ,触摸古朴 的石墙 ,推开斑驳的大门 ,走进 幽深而古老的院宅 ,我的老家就 在其中。
家乡准格尔 ,与黄河相依 , 山高谷深 ,丘陵遍布 ,沟壑纵横 , 别有一番高原的浪漫。
春天 ,阳光下 ,山林中 ,桃李 纷飞 ,梨花点缀。绿色琴弦 库 布其的沙枣花肆意地开着 ,一树 连着一树。连绵的沙丘 ,蝶舞蜂 飞 ,花树流连。
春风吹过山梁 ,绿了满坡。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狼婆婆 出了头 ,拔起来就能吃；羊耳 朵 没耳朵 ,长出来就一把揪掉； 沙奶奶 长得慢 ,结了果就是夏天 了。
春风至黄河 ,水暖了 ,鱼儿 醒了 ,人开始忙活了。
河畔
黄河水绕着准格尔流 ,流 到十二连城 ,便冲出一分田 来。 过去 ,七山二沙 长不出好 庄稼 ,一分田 是准格尔的富庶之 地。人们总说 ,河畔的人 能 吃上好米面 ,闺女们也想嫁到河 畔去 ,出门就是水 ,种地不怕旱 , 日子有盼头。那时 ,河畔的人 出门在外颇有面子 ,家境好的 , 有十几头骡马。娶亲的骡驮轿 , 红绸盖顶 ,雕龙画凤 ,韩子上绣 有富贵花开、丹凤朝阳等吉祥图 案。娶亲队伍披红挂彩 ,鼓乐班 唢呐声声 ,敲锣打鼓。
河畔的人 光景不赖 ,一年 到头也不闲着 ,日出而作 ,日落 而息。晚上点起煤油灯 ,男人搓 麻绳 ,女人纳鞋底。农闲时人不 闲 ,梁上掏沙蒿 ,沙里捡柳棍 , 家家门前堆满柴火 ,够一年生火 做饭的。
河畔的人 爱吃粥饭 ,早饭 十有九顿是酸粥 ,拌上扎蒙花 油 ,热乎乎吃两大碗。酸粥凉了 ,就炒着吃 ,也别有风味。燥 热的晌午 ,做一大锅酸米汤捞 饭 ,有稠有稀 ,爽口又解乏。小 吃有凉粉、碗托、酿皮 ,关键是要 调一盆好汤。碗托还是沙圪堵 的正宗 ,去裤裆街 ,随便找一家 坐下 ,长凳长桌 ,热汤凉汤 ,三 碗不过瘾。薛家湾有家不错的驴 肉碗托 ,虽是小门小店 ,却很火 爆。老板娘每日凌晨四点起床 , 做够一天的碗托 ,午后准保卖 完。驴肉是娘家哥哥亲自去山 里人家挑来的 ,一个月走一遭 , 风雨不误。
无论年头怎么变 ,河畔的 人 总是和黄河一样 ,该开河时 不冻冰 ,该上冻时不带水 ,从容 地过着自己的四季 ,享受着那一 方风土。
漫瀚调
漫瀚调调脆个铮铮音 ,蒙汉 兄弟越唱越惹亲。漫瀚调是那盘 根根柳 ,笑声声唱出个手拉手。 黄河水绕着准格尔流 ,流进蒙汉 人民心里头。天又长来地又久 , 蒙汉人民的情谊万辈留 在 准格尔 ,无论男女老幼 ,有事没 事都爱唱几句漫瀚调。
一大清早 ,太阳还没露头 , 大人起来烧水做饭 ,孩子还在睡 懒觉 ,小黄狗窝在大门的角落 里打盹。不知是谁家的收音机里 唱起了漫瀚调。哥哥长 ,妹妹 短 ,妹妹坐船哥哥搬 ,黄河长 , 艄公喊 ,他个九十九道弯。沙圪 堵 ,杨家湾 一样的调 ,比兴 的词。早晨从漫瀚调开始 ,日复 一日 ,年复一年。
准格尔人把漫瀚调捧上了 台面。红白喜事 ,漫瀚调是重头 戏 ,《十对花》《耗妹妹》都是必 唱曲目。展销交流 ,请来戏班子 唱。逢年过节 ,亲友聚会 ,即兴 发挥也是常有的事。不唱三声 唱两声 ,叫人家还说咱们没出过 个门 走到哪儿 ,准格尔的漫瀚 调都端得出去。
从前 ,姥姥家的凉房里有架 旧扬琴 ,弦断了两根 ,琴面落满 了灰。那是舅舅年轻时爱听的 乐器。自打他当兵走了之后 ,琴 便搁置在那里。前两年 ,舅舅新 购了一整套唱山曲的乐器 ,琴笛 胡俱全 ,每到过年 ,总有唱不完 的曲儿 ,弹不尽的锦瑟丝弦。
漫瀚调里 ,阔大或小情 ,熟 悉的乡音和直白的传达 ,筑起了 温暖的乡愁。然而有些温暖令 人心碎 ,只有及时缝补 ,许能长 长久久。
回娘家
在缺车少马的年头 ,出远门

高原的浪漫

全靠两条腿 ,加之山路难行 ,多 沟坎 ,因而出去一趟很是不易。 男人带着口粮 ,卯足劲儿 ,一天 也就走上四五十里路。晚上歇 下 ,脚底全是血泡。男人如此 , 对女人来说 ,便更是受罪。嫁出 去的女儿回娘家 ,是劳碌辛苦的 日子里最温柔的盼望 ,只要想一 想 ,就能自心底生出花来。
回娘家不是个简单事儿 ,之 前 ,往往要精心准备一阵子。若 是在杏子熟了时节 ,黄绵杏是 必须要带的。挑一根结实的长 棍 ,仔细打下一颗颗绵软甘甜的 红脸脸 ,拣来放在布兜里。杏 子、果子这些 山味 要带 ,自家 养的鸡鸭也要带。
吃的备下了 ,穿的自然也少 不了。布料是早些时候扯下的 , 货郎担一年总要来那么几次 , 每次都要去瞅两眼。先给娃娃 买几颗糖 ,挑些针线 ,再扯几尺 布 ,给男人和娃娃做鞋子用。 低着头看一眼自己身上的补丁 ,想着该做身衣服了 ,又扯了 两块素色的布料。隔着衣兜捏 了捏 ,还有几张钱 ,这才又望向 担子里的缎子被面。颜色上纠 结一阵 ,拿起缎子量量外外瞅 半晌 ,一寸一寸摸过 ,思量了许 久 ,终于掏出手绢 ,小心翼翼打 开 ,递上沾了手心汗的钱 ,五毛 的一毛的 ,货郎足足要数两遍 才罢休。料子扯好了 ,得赶两 件衣裳出来 ,给老母亲做个褂 子 ,给老父亲缝条裤子。白天 忙完家里地里的活 ,晚上踩缝纫 机到半夜。颇费了一番功夫 ,东 西总算备齐了。
鸡一叫就起来 ,烙几张饼 , 用罐头瓶装些水 ,收拾停当 ,这 便出发了。三十几里路 ,得翻过 好几道沙梁 ,得过两条小河 ,得 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来回绕。 午间的日头毒 ,就在树下稍作歇 息 ,吃上两口饼。继续赶路 ,山 路窄 ,多不平 ,身上的东西越来 越沉 ,步子慢了下来。一个人走 着闷 ,便哼起山曲来 ,不想另一 山竟有歌回应 ,只是不见人影。 一路走走停停 ,脚上磨出了泡 , 忍着再走。太阳快落的时分 ,终 于瞧见了娘家门口的大枣树 , 幼儿又上来了。一鼓作气飞到院 门口。老母亲已出来迎接 ,一把 牵了闺女的手进屋慢聊。闲话 家常 ,不知不觉已至深夜。翌日 早起 ,抢着做了饭 ,接着搓麻捻 线 ,浆洗被褥 ,换上新被面 ,足 足忙了一天 晚上才拿出新衣裳 ,仔细给父母穿上 ,看看合不合 身。第三日 ,这就要走了 ,娃娃 留在家里不放心 ,隔半月十天 再回来看爹娘。老母亲拄着拐 杖 ,小脚颤颤巍巍 ,抹着泪儿 送到大枣树跟前 ,闺女走远了 也不肯回去。
别了爹娘 ,想到再聚无期 , 不觉泪湿衣襟。纵然留恋 ,也 只能回回头 ,挥挥手。肩上没 了鸡鸭布匹 ,身子轻了 ,步子 大了。过了这个山头 ,生活又 开始了。
水在转
山高 ,水也远。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住在 河畔的 ,草滩上挖一羊铲子就 能出水。所以家家户户都安 拉井 ,四季吃水不愁。住在梁 上的 ,掘地几十米也出不了水 ,只得打一眼旱井 ,夏接雨水 冬存雪。一遇旱灾 ,别说猪 羊 ,人的吃水都成了问题。只 好套了车 ,拉着水箱水罐下山 ,到镇上买水。山路左弯右扭 ,有窄没宽 ,走一趟并非易事。 上下坡路都得倍加小心 ,稍不 留神 ,人车俱倒。有了路上的 种种艰辛 ,又花了不少钱 ,水 变得异常珍贵 ,不能浪费分毫。 洗脸水放着洗手 ,泔水留着 喂猪饮羊 ,洗衣服用来擦地。
有些地方 ,坡上没水 ,沟底 却有泉水。泉水自泉眼突冒 出 ,淌上好年景 ,喝一口 ,齿 间生甜。农有忙闲 ,可担水 是一天也不能间断的活儿。一 根木头扁担 ,两只大铁桶 ,下 一道坡 ,穿到四边陡的壕 ,过 沟底小路 ,腰一瓢一瓢地舀 , 九分满才罢手。长吁一声 ,使 劲发上一力 ,担起便走。有了 肩上的重量 ,走路稍微慢些 , 却是稳稳当当 ,一滴水也洒 不出。一口气上了壕 ,放下扁 担 ,歇一锅烟的时间 ,提气上 坡 ,三步两步就看见了自家的 烟囱。担了水回家 ,把清凌凌 的泉水倒入水瓮 ,转头又去挑 一担来。依然是旧路 ,步子踩 得瓷实。
虽说吃水靠担 ,种地靠天 , 但也想有二亩好田 ,打个好 收成。办法有 ,早时。工程说不

小 小打小闹不成。适逢上头 来话 ,全村一齐出动。扁担又 派上用场 ,勾着盛满泥土的箩 筐 ,把坝一点点筑起来。大坝 初成 ,修了渠道 ,通到各家 的二亩好地头 ,旱年也能打下 不少粮。有了大坝 ,又有了二 坝和三坝 ,大大小小的坝 ,把 庄稼染绿了 ,也让平凡的日子 多了盼头。
山不转 ,水在转。如今 ,院 里打了井 ,一合闸水就上来了 。高山梁上也通了自来水 ,清 冽甘甜 ,还能侍弄些花草、蔬 菜。担水路上瞭妹妹 ,见面面 难招个手 这一页翻过去了。
看戏
看戏 ,是准格尔人一年一度 的大事。
拉锯 扯锯 ,舅舅门上唱大 戏 ,搬闺女 ,叫女婿 从这首 民谣中可知 ,唱戏是要 惊动 全家人的 ,包括远在他乡的 闺女和女婿。在交通不便的 年代 ,山那边的女儿女婿来一 趟不易 ,不论赶车还是步行 , 都是要大费周折的。准格尔 人看戏之隆重 ,对看戏的重视 程度 ,由此可窥得一二。
所谓 戏 ,大多是晋剧班 子。每年夏天 ,各乡镇都要 请来晋剧班子搭台唱戏 ,少则 三五天 ,多则十几天。唱戏期 间 ,大概是乡镇一年中人聚得 最多的时候 ,红火热闹可比正 月十五秧歌会和二月二灯游 会。
看戏是纾解劳累的一种方式。 到了夏日 ,庄稼在结束了与 杂草的 战斗 后 ,实现稳定生 长。赶上天气适宜 ,正是看戏 之时。
小孩子看戏 ,是好奇。有的 伸长了脖子 ,似乎想从一个个 粉墨登场的唱戏人身上看出 点什么来。看见黑脸的出来 , 吓得直往大人怀里钻。小 孩子看戏一摸黑 ,戏看完了 ,连台上进进出出几个人都忘 了。大人看戏 ,是真的看。一 些上了年纪的人 ,搬个小板 凳 ,一坐就是一下午 ,末了还 想喝夜戏。精彩处 ,忍不住 要呼喝两声。剧中人悲则悲 ,剧中人喜则喜。剧情跌跌宕 宕 ,情绪起起伏伏 ,心揪起又 放下 ,眉皱起又展开。戏剧 起起落落 ,像极了人生百态。
说来倒也怪 ,平日里腰酸背 疼 ,看戏这会倒不疼了。这便 是看戏的治愈功能。从前不 比现在 ,没网络没电视 ,也没 什么娱乐活动 ,也就是唱唱山 曲。空闲下来的日头需要打发 ,精神世界的匮乏需要填补 ,看戏便顺理成章走进人们的 生活 ,为劳累枯燥的日子添上 了些许热闹 ,提供了不少谈 资。
当然 ,看戏不只是为了戏。 看戏是个泛称 ,戏是个载体。 人们为戏而来 ,也为别的。
看戏 ,是亲朋好友聚会的一 个契机。定了亲的人家 ,看 戏是要叫媳妇的 ;嫁了闺女 的人家 ,看戏是要喊女儿回 来的。看戏是大事 ,是好事 , 全家人共享才是真的好。开 着敞篷三轮或四轮车 ,载上 家人 ,载上邻居 ,载上七 里八乡的人 ,兜着风 ,冒着 烟就出发了。一路上颠簸 , 一路上歌唱 ,终于到了戏 场。噢 ,好久不见 ,你也来了 啊呀 ,姑舅哇 ,来坐下拉一 阵 在人挤人的戏场 ,无 需寻找 ,自有好久不见之人 ,自有想见之人。一年也见 不上两回的亲戚 ,几年也不 联络的朋友 ,因为看戏找到 彼此 ,互诉生活短长 ,找回 少年情谊。还有的人借看戏 偷窥暗恋之人 ,能在拥挤的 人群中瞧上一眼就觉得知足 。
看戏 ,亦是交易买卖的一个 好时机。因有物资交流 ,看 戏又称 赶交流。锅碗瓢盆 ,锄耙铲子 ,油盐酱醋 , 烧烤海鲜 ,衣裳袜子 ,玩具 贴纸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 交流会上买不到的。卖的人 赶场 ,哪里唱戏往哪里走 , 赶了一场又一场 ,戏没少听 ,货没少卖 ,挣个辛苦钱。 买的人手里攥着钱 ,钱上沾 着汗 ,买东西必要踟蹰一阵 ,还价几回。买者和卖者 , 皆是过生活的人。人来人 往 ,肩碰着肩 ,脚碰着脚。 叫卖声 ,还价声不绝于耳 ,有些吵闹 ,竟也有些动听。 生活的回声 ,大概就是这样 的吧。
如今 ,看戏仍是人们不可或 缺的文化生活。
我在家乡 ,也常跟着熙熙攘 攘的人群去看戏 ,带着手纸 ,抹着眼泪 ,更多的是发出 纵情的笑声。

□凤华

夏夜 ,斜躺竹床 ,凝望夏月 , 浪漫而惬意。而今栖居小城 一隅 ,乡野纳凉望月 ,已近 奢侈。
倾心清少纳言《枕草子》中 风雅句子：春天是破晓的时 候最好 ,夏天是夜里最好 ,秋 天是傍晚最好 ,冬天是早晨 最好。有如清风飒至 ,明月 入怀。
闲暇归乡 ,晚霞凄美 ,夏夜 姗姗来迟。故园木格窗外 椋子飘香 ,荷风送凉 ,菡萏 凝绿 ,流萤冰蓝。
四方小院 ,土墙青瓦 ,院角 有构树和柿树。丝瓜爬蔓 , 越过墙头。有麻雀在藤蔓 间腾挪踢踏。院角木槿细碎 地开 ,像无惊无澜的日子。 晚风里 ,嚼着祖母的涨浆 饼和薄荷粥 ,悠然觉得尘世 仁厚可亲。
乡下小院是一只敞口器皿 , 盛满纯净月光。我们躺在竹 席上纳凉 ,哼着古老的童谣 ,讲着离奇的故事 ,发出月 光般的脆笑。院里的梧桐树 和苦楝树如一幅清简的素描 。地上投下诡异的象形文字 。椋子沐着月光 ,恣意安然 ,倚风自笑。蛙声清透磊落 ,感觉这相濡以沫的田园是 那般温情和善意。
院中竹床 ,年月久远 ,通身 精良 ,纹理清晰 ,触之光滑 。竹床沁凉 ,嘎吱作响 ,有 如梦呓。应和蝉鸣蛙鼓 ,衬 出夏夜的幽寂。
斜倚竹床 ,恍如置身一叶扁 舟 ,水天一色 ,有苏东坡游 赤壁的旷达与澄澈。有如张 岱：小船轻幌 ,净几暖炉 , 茶铛旋煮 ,素瓷静递 ,好友 佳人 ,邀月同坐。的高雅 风情。
此时 ,星光月色 ,乡野宁谧 ,襟怀坦荡 ,乡愁空旷无边 。
横卧竹床 ,舒展四肢 ,神思 飘忽 ,精骛八极 ,想起远古 洪荒的一场战事 ,想起诗经 时代的一场旖旎情事。有时 青露沾额 ,漫
着草木馨香 ,是乡村与童年 杂糅的糖果的凝噎 ,贮藏 着童年的温存与绵远乡情。 躺在竹床上 ,犹如躺在青 纱帐里 ,躺在紫云英地里 , 躺在苍苍的芦苇滩上。无边 的风月 ,甜美的怀想 ,立时 把我淹没。天空蓝如海子 , 繁星随意散落 ,鱼鳞般吸 附其上。娴静、纾缓 ,古典 而温馨 ,夏夜多了一份幽 渺的情韵。
夏月俏立在树梢上 ,如宋画 中的婉约女子。月光随心所 欲地皎洁着 ,流淌着 ,飘散 着 ,热烈奔放 ,如川菜。静 心凝望 ,能荡涤胸中所有的 尘滓 ,心中一片波光旖旎。 面对清丽夏月 ,古典情结冷 冷泛起 ,成溪成河 ,漫过 琐碎的日常与仓皇的奔波。 月下风物 ,清透的 ,素白的 ,沁凉的 ,朦胧的 ,宛若一 阕词、一首诗 ,宛若一幅 水墨留白 ,一曲《渔歌子》 。秦观 携杖来追柳外凉 , 画桥南畔倚胡床 的诗句翩 然而至。
夏月干净 ,丰盈 ,静美 , 皓皓如雪 ,莹莹汪汪 ,俨然 要滴下玉液来 ,我们如捧一 盅醴泉酣酣地啜饮起来。月 光包裹乡村 ,铺开原野 ,也 滋生出我们清亮的乡愁。
我的乡愁 ,总在月光如洗的 夜间 ,绵延发酵。躺在竹床 上 ,感到时间很质感 ,星空 很贴近 ,温润而柔软 ,我触 摸到生活的轻盈。
想起松尾芭蕉的俳句：章 鱼壶中梦黄粱 ,天边夏月 。总让人觉得细腻处有些压 抑 ,又会觉出它的一些情与 趣。
在竹床上看霞光 ,望夏月 ,内心丰盈而柔软。让我们 远离浮躁和功利 ,享受清风 明月和乡音土韵。瓜棚豆架 ,浅酌低吟 ,夏月清凉 ,乡 情弥漫 ,笛声一样清远。竹 床上望夏月 ,我们会抵达内 心的清明与平和。

丛生
汤青 摄

撒播音符

□钟灵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了音乐的 点缀 ,往往会变得更加有光 彩。音乐仿佛黑夜中满天的 繁星 ,如同花圃中芳香的鲜 花 ,给人一种不可言状的快 感。
一直不知道该怎样动笔去写 杨海源老师的艺术人生 ,惭愧 于自己对音乐的涉猎不够深 ,无法与一位声乐教育家实现 一种坦诚而碰撞式的对话。 早在1994年春天 ,我在内蒙 古师范大学声乐系琴房 ,目睹 领略了杨老师教学的风采 , 挤满求学者和艳美目光的小 小琴房里 ,杨老师示范演唱 《小二黑结婚》女声唱段。 他风度翩翩 ,情境投入的授 课方法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虽然与杨老师接触寥 寥 ,然而用文字描述杨海源 的艺术情怀、艺术造诣 ,是 我27年里萦绕心头的一个 夙愿。
前些日子 ,时隔27年 ,我与 杨老师再次相见。还是那一 米阳光的距离 ,老师虽不似 当年 兰叶葳蕤 ,却已是那 位林栖者 草木有本心 ,何 求美人折！的潇洒与淡然。
杨海源 ,一位蒙古族歌唱家 ,出生于鄂尔多斯东南部的 伊金霍洛旗。他从15岁懵懂 少年时离开家乡 ,踏上了求 艺之路 ,到内蒙古艺术学院 学习 ,三年后进入内蒙古歌 舞团担任独唱演员。1979 年 ,他考入天津音乐学院声 乐系 ,师从张松益教授 ,系 统学习歌唱艺术 ,在专业歌 唱艺术与声乐学习道路上迈 出一个又一个坚实的脚步 , 并走上一条更加宽广、高远 的艺术之路。四年之后 ,杨 海源怀着赤子之心回到家乡 ,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系 担任声乐教师。2002年 , 作为引进人才 ,杨海源被调 入天津师范大学。
抚今思昔 ,当我翻开杨老师 的履历 ,一幕幕往事映入眼帘 。杨老师从艺48年 ,执教 38年 ,教授过300余名声 乐本科生、研究生 ,可谓桃 李满天下 ,他的学生在 青 歌赛 孔雀杯 获得奖项 ,有 的学生获得 五

《内蒙古文艺》客户端
《内蒙古文艺》微信公众号